

平原上的歌谣



刘庆邦 / 著

pingyuanshang de geyao

他的小说或柔美，或酷烈，文风酷似沈从文、汪曾祺。

是一个用心来写作的作家。

著名评论家张铨称赞说：“读他的作品简直是一种人生享受，

像是烫了一壶加了梅子的绍兴陈酒，

一口口慢慢品来，甜甜的、热热的、酸酸的，

那么绵长，那么值得回味。”

◎刘庆邦作品系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平原上的歌谣



刘庆邦 / 著

pingyuanshang

de geyao

刘庆邦作品系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原上的歌谣/刘庆邦 著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4.5
(刘庆邦作品系列)

ISBN 7-5321-2689-7

I.平… II.刘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6189 号

责任编辑:张贺琴

封面设计:周艳梅

平原上的歌谣

刘庆邦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2 字数 259,000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,000 册

ISBN 7-5321-2689-7/I·2094 定价:1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4780222

第一章

小白鸡儿，皮儿薄，

杀我不如杀那鹅。

那鹅说，疙瘩冠儿，脖子长，

杀我不如杀那羊。

那羊说，四个蹄子朝前走，

杀我不如杀那狗。

那狗说，我夜晚看家，白天唉

咙哑，

杀我不如杀那马。

马的鼻子吐噜噜，

说杀我不如杀那猪。

一瓢泔水两瓢糠，

一刀下去见阎王。

1 牛

饲养员文钟祥睡觉轻，是醒睡。外面走过一阵风，风把房坡上的散雪粒子带下来，滑过屋檐下的冰条子，擦着门板，落在门前的冻地上。一只黄鼠狼，轻手轻脚潜过来，到门前立起身子，两只前爪人手一样扒着门缝往里瞅。黄鼠狼大概没瞅到什么让它感兴趣的、可偷吃的东西，身子往下一扑，同时小腰一扭，来个一百八十度转体，跑走了。后半夜，不知是周围哪个村庄，会隐隐约约传来一两声鸡鸣。在这些情况下，文钟祥都会醒。他醒来后并不一定睁眼。屋里黑得实沉，要

是不点灯，就是睁开眼，还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。文钟祥的眼皮虽没张开，但他的脑子却睁开了眼，两只耳朵似乎也睁大了眼。脑子睁开眼，等于说他的脑子一下子就清亮了。耳朵睁大眼呢，是说他的耳朵能在黑夜里大体代替眼睛的功能。这个饲养室里一共有五头牛，两头驴。文钟祥一听，就知道哪个牲口站着，哪个牲口卧着；哪头牛在睡觉，哪头牛在倒沫。他甚至能判断出哪头牛在拉屎，哪头驴在撒尿。根据牛拉屎的稀稠程度和驴撒尿的长短断续情况，他对每头牲口的健康情况也有一定的掌握。听听牲口们各在各位的位置，都在槽头拴着，没什么事，他迷迷糊糊又睡着了。

文钟祥还养成了起夜的习惯。不论是骡马等大牲口、快牲口，还是驴牛等小牲口、慢牲口，夜里都要喂草添料。马无夜草不肥，说的就是这个规律。以前，在草料充足的情况下，他每夜都要起来三次，给牲口撒料拌草。哪怕是数九寒天、大雪飘飘之夜，他照样披衣起来，从不间断。草是用大铡刀铡碎的麦草，在粗荆条编制的大草筐里盛着。门后放一口有大半缸清水的大水缸，给牲口喂草时，须把麦草放进水里淘淘，把尘土和其他杂质淘洗掉。然后用一把特大号的铁笊篱，把麦草捞出来，控控水，才能倒进木槽里。只把过水的麦草倒进木槽后，牲口并不急着吃，它们把鼻子伸进槽里闻闻，又把头抬起来了，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等他往草里撒料。料是黄豆掺黑豆炒熟后，上石磨磨成的香料。料磨得不粗不细，香气扑鼻。香料在饲养室床下的布袋里放着，每拌一回草，他就往草里撒一两把香料。香料好比是牲口吃饭时佐餐的佳肴，牲口身体所需的养分主要是在香料里，所以牲口对香料格外欢迎。往往是他刚把香料撒进槽里，香料还浮在草面上，他还未及用拌草棍把香料和麦草拌匀，牲口就埋下头，伸长舌头，一裹一裹地吃开了。让它们这样吃可不行，它们只把表面的一层香料吃完就不吃了，等着他再次撒香料。文钟祥的拌草棍必须和牲

口的快嘴抢时间。他一手抓着香料，一手提着拌草棍，几乎是撒下香料的同时，他的拌草棍就迅速跟上去，开始搅拌。他得把香料和麦草拌均，拌匀，使每一片麦草都沾上一点点香料，让麦草变成香草。这样，牲口就分不清哪是香料，哪是麦草，在吃香料的同时，顺便就把麦草吃下去了。每次拌草，他都会受到一些干扰。牲口因贪吃香料，牛头驴脸总是埋在木槽里，不肯抬起来。他舍不得拿拌草棍在牲口头上敲一下，只好把牛头驴脸和香料麦草一块儿拌。久而久之，牲口们好像习惯这样了，以为饲养员在跟它们闹着玩，尽管他拌的幅度较大，把牛驴的嘴脸拌得咣哩咣当的，牲口们不但一点也不生气，相反，他拌得越快，牲口们似乎吃得越香，吃得越欢。

现在牲口的口粮短缺了，夜里不再给牲口喂草，更谈不上给牲口喂香料。按说文钟祥夜里不必起床了，睡不着也没关系，只管躺在床上就是了。他身上的热量也很有限，躺在床上的被窝里不动，至少可以省下一些热量。往年冬天，饲养室里是生火的。从牲口草里筛出一些根根棒棒，加上从槽里清理出来的牲口吃剩下的草渣子，堆在一起就可以生一笼火。他们生的是暗火，不是明火，是文火，不是武火，所取的是烟暖。屋里有点热乎气儿，冻不着牲口就行了。牲口草一紧缩，连粗草根棒都给牲口吃了，当然不能再生火。屋里很冷，水缸里结了一层薄冰。牲口铺下新垫的细土，似乎也上了冻。在这样的寒夜里，文钟祥每晚照样要起夜两三次。他披着棉袄，穿上用苇毛缨子勒成的草鞋，摸黑到牲口槽前站站，听听牲口的呼吸。有的牲口在槽后站着，他就伸手把牲口的脸摸一摸。他摸到牲口的眼睛，牲口的大眼睛就一阵眨巴，眼睫毛把他的手心刮得痒痒的。他摸到牲口的嘴，牲口大概以为饲养员要喂它吃的，就伸出舌头舔他的手。他有些抱歉似的，把牲口的嘴角轻轻拍拍，安慰说：“睡吧，睡吧，肚子是盘磨，不动就不饿。”每次起来，他都冻得肚皮发紧，手脚发凉，哆哩哆嗦。

跟文钟祥一块儿当饲养员的,还有一个老国叔。老国叔辈分比他长,岁数比他大,身体却比较弱。老国叔想吸口烟,烟叶儿没有了。他想买点新烟叶儿,到处都买不着。找几片枯干的茄子叶儿代替,茄子叶儿也吸完了。心爱的烟袋虽然还拿在手里,但烟荷包是空的,烟袋锅是空的,月白的玉石烟嘴是凉的。几十年了,老国叔好的就是这口儿烟,如今这口儿烟断顿了,吸不成了。没办法,烟瘾一上来,老国叔就把烟嘴含在嘴里,吸一吸空烟袋。他吸得吸哈吸哈,大手拇指在铜烟袋锅的锅口上一下一下按着,好像烟装得太满,一见火会胀出来似的,又好像他吸得很过瘾似的。其实呢,他这种吸空烟管儿的办法,哄得了自己的嘴,哄不了自己的烟瘾。烟瘾精明得很,仿佛早就站在了老国叔的对立面,体察着老国叔的一举一动。老国叔刚把烟嘴儿从嘴里拔出来,烟瘾就不干,仿佛再说:“你这个老头子,你哄谁呢!”烟瘾惩罚老国叔的办法,就是让老国叔张嘴,打哈欠。他一次接一次张嘴,嘴张得又圆又大,似乎连咽喉都露出来了。他不想张嘴也得张,像是自己管不了自己。每次把嘴张大,他都要涌出眼泪。流泪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痛苦,多么伤心。定是上嘴脖子往上举时,因肌肉相挤,把他的泪囊挤到了,眼泪就溢出来了。他老是张嘴,就老是溢眼泪,显得眼泪汪汪,双眼一天到晚都红红的。这使老国叔看上去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老人,也是一个容易让人可怜的老人。天一落黑,老国叔就把被筒子一头用裤腰带扎上,退着身子钻进被筒子里睡觉。文钟祥跟他同睡一张床,他让文钟祥也睡吧,说不睡觉干什么呢!他也不支持文钟祥夜里再起床,起不起都一样,何必受那个冻呢!文钟祥每次起来都轻轻的,尽量不弄出动静,以免影响老国叔做吸烟的梦。

这天后半夜天将明时,文钟祥听见牲口铺里闷响了一声,他一下子就醒了。一醒他就坐起来了。他马上得出判断,是那头黄牯牛摔倒了。

老国叔也被惊醒了，他嗯了一声，大概以为那响声是文钟祥在喊他。

文钟祥让老国叔接着睡，他起来看看。

老国叔也睡不着了，他醒来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咳嗽。长期吸旱烟，一定是把他的肺管子熏出毛病来了，如同管不住自己犯烟瘾时张嘴巴打哈欠一样，每次醒来，他也管不住自己的咳嗽。他咳得很响，很厉害，每次咳嗽，他的肚皮都往里贴，肋巴骨都往外扎。趁咳嗽的间隙，他说：“我给你点上灯。”洋火由精致的小盒变成粗糙的大盒，每盒洋火从两分钱涨到两块钱，队里已买不起洋火。老国叔跟队长文钟山说过多次，让队长给饲养室里买盒洋火。队长也答应了，说好好。可队长答应得挺好，就是买不来洋火。没办法，老国叔只好把闲置已久的火镰子火石拣起来了，重新在铁石里取火。看来铁和石头是可靠的，不管把它们冷落多久，它们胸腔里仍然包着火，火在它们心里永远存在着，把它们两相一擦，灿烂的火花霎时就冒出来了。人们误解了铁石的心肠，铁石的心肠不是冷的，是火热的。老国叔把一小块火石贴在纸媒子上，拿火镰子快速地在火石上擦，每擦一下，就溅出几朵火花。在黑夜里，火花像是飞舞的，嚓一朵，嚓一朵，像金色的蜜蜂一样。老国叔擦了好几下，火花才落在纸媒子上，并把纸媒子引燃了。老国叔把纸媒子摇一摇，让纸媒子上的火洒得大些，然后用嘴一吹，明火就出现了。老国叔把煤油灯点亮时，文钟祥已来到牛槽后边，顺着拴在槽架上的牛绳，摸到了牛鼻圈子。这头牛果然是那头黄牯牛。他把牛鼻圈子向上拉了拉，觉得手上很沉，像满满一筐水一样沉。被人类当作活的工具使用了千年万年，牛是很驯服的，也是很识号儿的。牛的身体若是正常，他轻轻一拉绳子，牛呼隆一下就站起来了。他拉牛，牛不动，说明牛的身体有问题了。

老国叔也从床上下来了，把煤油灯端过来，照到了黄牯牛

的头。黄牯牛的眼皮微微颤着，欲开欲合。把两位饲养员惊动，它似乎有些不安，仿佛在说：“这是怎么搞的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。”

老国叔说：“毁了，黄牯牛饿坏了，饿趴架了。”

可不是嘛，已经好几天了，队里没了麦草，也断了料，牲口的身体每天只靠一点碎豆秆豆荚维持着。牛的嘴大胃大，吃得多，屙得多，只吃那点东西，怎么能不饿！怎么能撑得住架！老国叔把煤油灯放在木槽一角，让文钟祥到黄牯牛后面拽牛的尾巴，他在前面拉牛的鼻子，试试能不能把牛拉站起来。老国叔上身披着棉袄，下身光着身子，连个裤衩都没穿。老国叔很瘦，两条腿没有支牲口槽的木架子腿粗，腿上骨节突出，松皮拉沓。老国叔的阳物枯缩得几乎看不见了，可见的是一片灰白的干毛，如一丛秋后的杂草。披着棉袄拉牛不方便，老国叔把棉袄穿上了。文钟祥也把棉袄穿上了，他下面穿的有裤衩子。一人拉住了牛的铁鼻圈子，一人拽定了牛的尾巴根子，老国叔喊着：“起！起！”两人一起往上拽。黄牯牛定是感到了两个饲养员要帮它站起来，它愿意配合饲养员的好意，也很想站起来。它把腿弓起来了，蹄子蹬住了地皮。可它一蹬一滑，两次努力都失败了。黄牯牛喘气有些粗，大眼睛里也似乎有了泪光，它仿佛在说：“让两位受累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老国叔和文钟祥都没有松手。老国叔把黄牯牛的鼻子拉长了，把黄牯牛的眼睛拉得也有些翻白。文钟祥把黄牯牛的尾巴拽得咯咯吱吱的。黄牯牛不是一只羊，靠两个人的力量把黄牯牛弄起来是不可能的。老国叔手在发抖，快要坚持不住。文钟祥的脸也有些变色。老国叔把牛鼻子放下了说，算了，再折腾一会儿，咱俩也得累趴架。老国叔的意见，等天亮了去报告队长文钟山，看看文钟山有什么办法。

2 草

天刚灰灰的，文钟祥就把队长叫到饲养室来了。天冷，队长缩在被窝里不想起来。文钟祥喊了他好几声钟山，钟山，他装作还没睡醒，不答应。老婆在被窝那头蹬了他两脚，他才嗯了一声，说天还没明嘛，有什么事。文钟祥没把黄牯牛的情况说得很严重，没说黄牯牛饿趴架了，只说黄牯牛站不起来了。队长说：“知道了，站不起来，让它卧着。卧死它个丈人，死了吃肉！”话虽这么说，他还是起来了。老婆用脚蹬了他，临起床时，他报复性地在老婆屁股瓣子上拧了一把，把老婆拧得直吸牙。

来到饲养室，队长用他的脚踢黄牯牛脚，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！装什么赖，你他妈的不要装赖！”队长踢黄牯牛脚，它的脚没什么反应。倒是它的眼睛有所反应，慢慢转过眼睛，看了队长一眼。它的目光甚是平静，还有那么一点茫然，好像对队长用脚踢它并不反感。

队长对黄牯牛还有话说：“你不是很能嘛，我叫你能！这下你不能了吧！”

队长说黄牯牛能，指的是黄牯牛过去所具有的强大的能力，是黄牯牛的当年勇。那时节，黄牯牛身子长长，肌肉结实，目光炯炯，四蹄生风，称得上八面威风。黄牯牛的毛不长，但它浑身油亮，阴天晴天身上都放着光。黄牯牛力大无比。要是用马力换算，黄牯牛的力量至少抵得上三匹马力。在豆茬地里犁地，一般的牲口一张犁要套上三头。而黄牯牛，只套上它自己就能把犁子拉得呼呼的。若是载重的大车轮子陷进松软的地里，人人都会想到黄牯牛，说把那家伙牵来。黄牯牛被人牵来套上了，它果然不负众望，塌下腰，绷紧腿，低下头，挺直肩，两只眼睛瞪得像铃铛一样，一鼓作气就把大车拉出来

了，拉上了正轨。喜人的是黄牝牛屁股下面的两个蛋子，它们向下坠着，大得简直像两个生茄子。更漂亮的是黄牝牛肚子下面一缕红毛，红毛长在黄牝牛牛盛的出口处，它是牛盛的一个外在标志。红毛长长的，远看像一簇火苗子，像红缨枪的红缨子，被风吹动的时候，还像一面旗帜。在黄牝牛精力旺盛期，它简直见不得母牛，只要一得到接近母牛的机会，不管人家走犊不走犊，它都要往母牛身上跳，并把牛盛嗖地打出来，在母牛后面乱戳一气。它的牛盛又粗又长又红，恐怕三根最长的红萝卜接起来，都比不上它的一根牛盛长。它的牛盛还湿漉漉的，一打出来就直滴水儿。把它从母牛身边拉开，单独拴在一根桩子上，它的牛盛仍不老实，头一红一露的，老是在跃跃欲试。因精力过剩和精水儿外溢，牛盛出口处的那一缕红毛很少有干爽的时候，总是粘在一起。牝牛这个时期的表现，被人们说成爱打横炮，使横劲。它一使横劲，拉犁子拉耙就不上心了。这个时候，人们往往要对牝牛采取措施。所谓采取措施，就是把牝牛的牛盛灭掉，使牝牛变成犍牛，让牛盛永远盛不起来。灭掉牛盛的办法有两种，一种是用利刀子割，也叫阉割。另一种办法是用棒槌捶。用刀子割倒还利索，把牝牛的蛋皮上拉个口儿，三下五除二，把两枚硕大的蛋子儿挤出来就是了。用棒槌捶麻烦些，对牝牛来说，也显得残酷些。捶牝牛时，须用绳索把牝牛的四条腿都固定住，把牝牛的头也固定住，然后有专门的捶牛师操槌，将牛蛋子上的输精管儿下面垫上硬物，一槌一槌地往输精管上面捶。牝牛的输精管儿跟蛋子儿扯扯连连，圆圆的，瓜秧般粗细。捶牛师要把那些管子捶扁，捶劈，捶浸血，捶得粘连在一起，使输精管彻底堵塞，一点都不透气。人类这么干，给牛类造成的痛苦和悲哀可想而知。捶牛师每捶一下，牝牛的身体都拘挛一下，都发出一声惨叫。捶到后来，牝牛的全身都在颤抖，眼里滚出大滴大滴的眼泪。捶牛师用手指捻捻，觉得牝牛的输精管儿像纸一样

薄了，几乎摸不到了，才不捶了。捶牛师还要在浸血处抹点香油，并包上一块生白布，才算大功告成。刚捶过头几天，牛的蛋子都会发肿，肿得像灯笼一样。再过几天，牛的蛋子会慢慢消肿。消肿后的蛋子会很快萎缩，由茄子大小变成核桃大小。缺少了蛋子和精子的支持，牛盛再也打不出来，只剩下撒尿的功能。如同男人变成了太监，这时的牛就完成了从牯牛到犏牛的过渡，它们变得很驯服，温顺，心不旁骛，看见母牛跟没看见一样。

这头黄牯牛本来也要捶的，因队长见它生得排场，漂亮，跟专事配种的苗子牛也差不多，就饶过了它。反正队里的母牛每年都要走犏，都要配种，到镇上找别的苗子牛给母牛配种，还得花钱。不如把黄牯牛的种子留着，让黄牯牛当个业余苗子牛。应该说黄牯牛做了不少风流事，子女也有十几个。远的不说，就在去年春天，黄牯牛的牛盛还是雄赳赳的，还在为母牛配种。夏天拉着大车去公社粮站交公粮时，驾辕子的是它，脑门戴一朵大红花的也是它，黄牯牛够风光了。可是，一没了草吃，黄牯牛就成这样了，就躺倒不干了。

队长让文钟祥拿把麦秸，引引黄牯牛。

文钟祥说没麦秸了，只有一点豆角皮子。

队长不悦，说：“没麦秸为啥不早点说呢？”

老国叔说：“怎么没跟你说，大前天我就跟你说没麦秸了，你说没麦秸你也没办法，你又不会屙麦秸。你还说先顾人的嘴要紧。”

队长说：“人的嘴要顾，牲口的嘴也要顾。不能因为牲口的嘴大，牲口是哑巴，就糊弄它们。”他打了一个手势，不让两个饲养员再说话，让文钟祥去找几个人来，把黄牯牛抬起来再说。文钟祥问他找谁。他说：“多喊几个人，把那几个地主富农羔子都叫来！”

地主富农家的几个年轻人来到后，队长的表情严厉得很，

训斥说：“你们空着手来干啥，以为让你们吃烧饼来了，吃牛屎都没有。去，找两根杠子来！”

木杠子扛来了，队长指挥他们，有的牵牛鼻子，有的拽牛尾巴，有的推牛腰，有的扳牛肚子，把牛肚子下面抬开一条缝隙，将两根杠子从肚子下面横穿过去，一根杠子穿在后腿的前面，另一根杠子穿在前腿后面。杠子穿停当后，队长喊着“起，起”的号子，让那些人把黄牯牛往上抬。人怕卧床，牛怕卧铺，第一步他必须让牛先站起来。黄牯牛的四条腿使不上劲了，他就借助人的两条腿帮一帮黄牯牛。一个人两条腿，找来四个人就是八条腿。加上老国叔和文钟祥的四条腿，就是十二条腿，是黄牯牛四条腿的三倍。三条人腿帮助一条牛腿，应该差不多。黄牯牛一句话也不说，它好像已经看到了最终结果，表情有些无所谓。硬让它站起来，它不反对，也不感激。既然都这样了，站不站起来，又能怎么样呢！那些被队长称为地主富农羔子的人也不说话，他们都低着头，队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甚至连看队长一眼都不敢。他们的父辈被命名为地主富农分子，在哪里都是低着头。他们不知不觉就学会了，遇人先低头，遇事先低眉。他们这里，母羊生了小羊，小羊才被称为羔子。还有刚出壳的小王八，才被称为王八羔子。他们的待遇跟小羊和小王八是一样的，也被称为羔子。称为羔子，而不是称为孩子，说明他们一出生就被打入另册，归入另类，人家就没把他们当人看待。他们的表情跟趴架的黄牯牛是一样的。在队长的指挥下，他们抱着杠子头，总算把黄牯牛抬起来了。队长不让他们撒杠子，不许他们撒手，命他们再抬一会儿。停了一会儿，确认黄牯牛已经站稳了，队长才让他们把杠子松下来试试。不料他们刚把杠子离开黄牯牛的肚皮，黄牯牛的四肢就开始发抖，就有些摇摇欲坠。如果黄牯牛再次倒下，再次趴架，就危险了。这次不等队长发话，他们抢救似地又把杠子抬紧了。一帮人抬着一头牛，像是抬着一顶牛形的

轿子,或许牛本身就是坐轿子的,这是一种特殊的景观。黄牯牛已丑得不成样子。它的腿变得很细,腿骨向上顶着,把牛皮顶得很高。它的屁股原来是圆的,现在成了尖的,跟猴子的屁股差不多。它身上早失去昔日的光亮,暗得黑一块,灰一块。可它的肚子却不小。没了吃的,它的肚子不但没有瘪下去,似乎还胀大了,如一面巨大的牛皮鼓,一拍嘣嘣的。就是这样病态的、夸张的大肚子,丑化了黄牯牛的身体,使黄牯牛的身体变了形,它的四条细腿好像支撑不起这样的大肚子。

作为对比,那些抬牛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们都是穿着打补丁的棉衣。有的人棉衣还开了花子,露出了里面的破套子。他们的脸都是青灰色,头颅都显得很大,脖子显得很细。他们的眼睛都有些塌坑,眼睑有些下拉,眼白露了出来。由于寒冷和用力,他们身上在打战,牙齿在打战,有人还流出了清水鼻涕。看样子,他们抬不成“轿子”了,也快要支持不住了。

这样抬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队长还有办法,他让人找来一只抬河泥用的帆布兜子,从下面戴兜肚儿一样把黄牯牛的肚子兜住了,上面把帆布兜子的绳子系在了房梁上。你不想承认也不行,队长文钟山的确很有想象力,也很有创造力,他就这样把黄牯牛吊起来了。黄牯牛不是在上吊,吊住的是牛的肚子,不是牛的脖子。帆布兜子很结实,梁头的承重能力也很强,这下黄牯牛不会倒下来了。黄牯牛生来是犁地、耙地、拉车和配种的,这会儿却被吊起来了,成了“梁上君子”。黄牯牛的样子不光是千古奇观,还有一点滑稽。队长对自己的创造也颇为得意,乐得把眼都眯上了。他不再把黄牯牛叫成丈人了,亲切地把黄牯牛叫成小舅子,说:“我看你个小舅子还卧,这下你卧不下去了吧!”

下一步,队长开始解决牲口缺草的问题。他手持一只铁皮做成的喇叭,把元宝形的喇叭口对着嘴上,在村里转着吆

喝。喇叭的聚音效果还可以，只是听起来有些瓮声瓮气。他喊道：社员们请注意，社员们请注意，为了保证队里的牲口有吃的，谁家有草都要交出来，交到队里的饲养室。别管麦草、谷草、稻草，只要是草就行。实在没有草，柴火饲养室也收。吆喝了两圈，队长到饲养室看看，没有一户人家到饲养室送草。村街上很冷清，有水的地方结成一块一块的白冰。那些冰都很薄，下面都是空的，脚一踩，喀嚓就碎了。碎冰下面呈现的是黄黄的稀泥。一两只干瘦的麻雀落下来，在冻地上蹦了几蹦，大概一无所获，又飞到房坡上了。房坡上还有一些残雪没有化尽，雪冻成了冰，冰角干得翘了起来。这个村的房子几乎都是草房，房顶上苦得倒有一层草，不是麦草，就是准草。要是把房顶上的草揭下来，铡巴铡巴，或许够队里的牲口吃一春的。可是，揭了房上的草，房子露了天，人怎么办？没有了那一层草，人不被冻死才怪。顺房坡往下看，到了房檐那里，就是一排参差不齐的冰条子。冰条子倒是又粗又长，可冰条子有什么用呢，除了给肚里无食的人们增加寒冷感和恐惧感，冰条子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
队长再次到村里吆喝，就变了口气。他说：“大家都听好喽，这个这个，往队里交草，靠的是自觉。愿不愿交草，就看你觉悟高低。你家里有草，不交也没关系，一会儿基干民兵就到各家去搜。要是在你家里搜到了草，就别怪队里对你不客气！”

文钟祥从饲养室回家去了，他一进家就乱瞅，看哪里有草。他是队里的饲养员，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责任把家里的草交出来。真遗憾，他把床前门后瞅了个遍，没瞅见一点称得上是草的东西。他家隔开里间外间屋的有一道箔篱子，箔篱子是用高粱秆做成的，高粱秆都是光棍，不能算是草。他家的床上有一张席子，席子是用苇篾子编成的，也不具备一点草的性质。把苇席切得再碎，牲口也不会吃。这就奇了，在人们不

需要草的时候,好像满世界都是草,谁都不把草放在眼里。人们嫌草太多,还烦草,骂草。现在需要草,却寻不见草了,仿佛所有的草都在一夜之间躲了起来,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。文钟祥自己找不到草,就问妻子魏月明,家里哪地方有草。

魏月明也听到了队长的吆喝,也正在为草的事情犯琢磨。她说:“这儿找那儿找,乱找什么呀,你自己身上不是有草嘛。”

文钟祥一时不能明白妻子的话意,眼睛眨着,有些愣怔。见妻子笑了一下,他才明白了。有一次,他光着身子在被窝里抱儿子,让儿子坐在他的大腿上。儿子不好好坐,老是挣着身子想逃跑。他刚把儿子按坐在自己的大腿处,儿子的小胖屁股又撅起来了。他问儿子为什么不老实,儿子说他身上光有草,光扎人。儿子所说的草,是指他腿裆前的那片乱毛。文钟祥说:“都什么时候了,你还说笑话。我身上的草牲口要是能吃,我早就薅给牲口吃了。”

妻子把窗下的一个地铺指了一下,说地铺上铺的是一些干树叶子,不知道牲口吃不吃。

他们家有六个孩子,只有一张大床。魏月明和四个小些的孩子睡在大床上,大女儿和二女儿只好睡地铺。地铺一面靠墙,三面用泥坯挡了一下,下面铺的是树叶子。这些树叶子是大女儿秋天时在树下一片一片捡来的。树叶子很杂,有杨树叶子、柿树叶子,还有桐树叶子、楸树叶子等。树叶子的颜色也很杂,赤橙黄绿都有,称得上五彩斑斓。大女儿捡树叶子时,找一根淮草的长茎,把淮草的毛穗缩成一个疙瘩,每捡一片树叶子就穿在草茎上。她把圆圆的、厚墩墩的树叶子说成是钱,把捡树叶当成是捡钱,每看到一片树叶双脚就蹦一下,说又捡到一个大钱,捡得很有兴致。树叶子捡够一串,她就提回家去,把树叶撒到地铺上,再去捡。大女儿和二女儿并不是

直接睡在地铺上，当娘的给她们在树叶上铺了一块布袋片，用布袋片代替褥子和单子。布袋太旧了，老鼠一咬就是一个洞。老鼠咬破一个洞，魏月明就用破布给布袋打一个补丁。后来连补丁都没法打了，魏月明就把布袋拆开了，成了布袋片。布袋片是一个窄条，又粗又硬。女儿在布袋上睡，身上就会硌满小麻坑儿。女儿起来好一会儿了，身上的麻坑儿还不能消失。尽管这样，也比让孩子直接睡在树叶子上强些吧。新树叶刚铺上时，地铺上倒有些喧腾腾的，孩子们图新鲜，都愿意在地铺上打滚儿，折腾，争着在地铺上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树叶子就被他们盘腾碎了，叶不成叶，片不成片，用手一抓，顺着手缝直往下流。树叶子一碎，地铺就薄了，两个女儿跟睡在硬地上差不多。不知哪个孩子还尿了铺，地铺上臊乎乎的。文钟祥知道，碎树叶子虽然不能算是草，但牲口是吃的。他说：“把树叶子交上去，孩子们铺什么？”

魏月明说：“你只要说碎树叶子牲口能吃，咱就交上去。孩子铺什么，你就不用管了。”她把地铺上的一团旧被子抱到床上，把布袋片揭起来，往一块归拢碎树叶子。树叶子下面碎成了毛毛和尘土，她一归拢，毛毛和尘土就飞起来，呛得她直咳嗽。她一边咳嗽，一边把碎树叶子装进一只荆条筐里，让丈夫把碎树叶子交到饲养室去了。

如果说碎树叶子算草的话，文钟祥是第一个响应队长的号召往饲养室里交草的，也是惟一个往队里交草的。

大家的觉悟这么低，自觉性这么差，队长只好采取行动。他从贫下中农家里叫来几个基干民兵，抬着饲养室里盛草用的大筐，挨家挨户去搜草。对于队长这样的行动，村民们一点都不吃惊，或者说早就习惯了。无论队长一行人搜到谁家，谁家就主动敞开门口，像是对队长的到来表示欢迎。社会已经到了共产主义，家里的一铁一绳一草一木都是公家的，连各家的人也是公家的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队长爱拿什么就拿什么